



中国历史演义全书

两晋历史演义

(二)

〔民国〕蔡东藩撰

目摇摇录

- 第十六回摇 刘刺史抗忠尽节 员
皇太弟挟驾还都
- 第十七回摇 刘渊拥众称汉王 员
张方恃强劫惠帝
- 第十八回摇 作盟主东海起兵 员
诛恶贼河间失势
- 第十九回摇 伪都督败回江左 员
呆皇帝暴毙宫中
- 第二十回摇 战阳平苟晞破贼垒 猿
佐琅琊王导集名流
- 第二十一回摇 北宫纯力破群盗 源
太傅越擅杀诸臣
- 第二十二回摇 乘内乱刘聪据国 缘
借外援猗卢受封
- 第二十三回摇 倾国出师权相毕命 缘
覆巢同尽太尉知非
- 第二十四回摇 执天子洛中遭巨劫 苑
起义旅关右逐亲王
- 第二十五回摇 贻书归母难化狼心 愿
行酒为奴终遭鸩毒
- 第二十六回摇 诏江东愍帝征兵 怨
援灵武翽允破虜

第二十七回	摇	拘王浚羯胡吞蓟北 毙赵染晋相保关中	元景
第二十八回	摇	汉刘后进表救忠臣 晋陶侃合军破乱贼	元园
第二十九回	摇	小儿女突围求救 大皇帝衔璧投降	元怨
第三十回	摇	牧守联盟奉笏劝进 君臣屈辱蒙难丧生	元愿

第十六回摇 刘刺史抗忠尽节 皇太弟挟驾还都

摇摇却说长沙王璠，既击败颖军，复转攻鵬军，惠帝仍亲出督战。鵬军都督张方，率众近城，众见乘輿麾盖，不禁气沮，便即退走。方亦禁遏不住，只好却还。璠竟驱兵杀来，把方军前队的兵士，多半杀毙，共约五千余人。方退屯十三里桥，众心未定，尚拟夜遁，方下令道：“胜败乃兵家常事，古来良将用兵，往往能因败为胜，今我更向前营垒，出其不意，也是一兵家奇策呢。”遂乘夜前进数里，筑垒数重，为持久计。璠得战胜方军，总道是方不足忧。到了翌晨，接得侦察，才悉方又复进逼，连忙引兵往攻，那方已倚垒为固，无隙可乘。璠军上前挑战，方按兵不发，及见璠军欲退，乃开垒出战，一盈一竭，眼见是方军得势，璠军失利了。

璠败回都城，未免心慌。因与群臣集议军情，大众多面面相觑，你推我诿。结果是想出一个调停法子，拟先与颖和，然后并力拒鵬。璠与颖本是兄弟，总望他顾及本支，罢兵息怨，乃使中书令王衍，光禄勋石陋等，同往说颖，令与璠分陕而居，颖竟不从。衍等归报，璠再致书与颖，为陈利害，劝使还镇。颖复书请斩皇甫商等，方可退兵，璠亦不纳。颖又进兵薄京师，两镇兵士，齐逼都下，皇命所行，仅及一城，米石万钱，公私俱困。骠骑主簿祖逖，为璠设策道：“雍州刺史刘沈，忠勇果毅，足制河间，今宜奏请遣沈，使袭鵬后，鵬欲顾全根本，必召还张方，一路退去。颖亦无能为了。”璠当然称善，便即奏闻。惠帝无不依从，颁诏去讫。璠又申请一敕，令皇甫商赍敕西行，飭金城太守游楷等罢兵，且使皇甫重进军讨鵬。商行至新

平,与从甥相遇,述及密计,从甥与商有隙,驰往告鵠。鵠遣众往追,将商擒归,当即杀死,并遥令游楷等速攻秦州。幸皇甫重坚壁固守,部下亦愿为死战。好容易又过一年,长沙王璽,鼓众誓师,出与颖军决战,屡得胜仗,斩俘至六七万人。颖军大沮。张方见颖军失败,亦欲退还,惟探得都城乏食,或有内乱可乘,所以留兵待变。果然不到数日,左卫将军朱默,与东海王越通谋,竟勾通殿中将士,把璽拿下,入启惠帝,且免璽官,锢置金墉城中,一面大赦天下,改元永安,开城与颖鵠二军议和。颖鵠二军,无词可驳,勉强从命,独璽在金墉城上表道:

陛下笃睦,委臣朝事,臣小心忠孝,神祇所鉴,诸王承谬,率众见责,朝臣无正,各虑私困,收臣别省,幽臣私宫,臣不惜躯命,但念大晋衰微,枝党将尽,陛下孤危,若臣死国,宁亦家之利,但恐快凶人之心,无益于陛下耳。幸陛下察之!

原来璽居围城,侍奉惠帝,未尝失礼。城中粮食日窘,璽与士卒同食粗粝,甘苦共尝,所以出御两军,胜多败少。偏出了一个东海王越,忌璽成功,潜下毒手。将士等初为所诳,因致盲从,及见外兵不盛,璽表可哀,乃隐起悔心,复欲迎璽拒越。越察得众情,不禁着忙,便召黄门侍郎潘滔入议道:“众心将变,看来只有杀璽一法,省得人心悬悬。”滔应声道:“不可,不可!杀璽终负恶名,何勿让与别人。”越已会意,乃使滔密告张方。方系杀人不眨眼的魔星,得滔通报,立即派兵至金墉城,取璽入营,锁诸柱上,剥去衣服,四围用炭火焙着,好像烧烤一般。可怜璽身被火炙,号声震地,到了乌焦巴弓,才见

毕命。方营中大小将士，睹此惨状，俱为流涕。惟方狰狞上坐，反露笑容。堙死时只二十八岁，遗尸由故掾刘佑收埋，步持丧车，悲恸行路。方却目为义士，不复过问。先时洛下有谣言云：“草木萌芽杀长沙。”堙死时适当正月二十七日，谣言果验。

成都王颖，得入京师，使部将石超等，率兵五万，分屯十二城门。殿中宿卫，平时为颖所忌，概皆处死，自为丞相，增封二十郡，加东海王越为尚书令，乃出都返镇，表卢志为中书监，参署丞相府事。雍州刺史刘沈，尚未闻都中情事，自得密诏后，即纠合七郡兵旅，径向长安进发。河间王鸛，尚屯兵关外，为方声援，募闻刘沈起兵到来，慌忙退守渭城，并遣人飞召张方。方大掠洛中，掳得官私奴婢万余人，向西驰去，未及入关，鸛已与沈军交战，败还长安。沈使安定太守衙博，功曹皇甫淡领着精甲五千，掩入长安城门，直逼鸛帐。不意旁面杀出一彪人马，锐厉无前，把衙博等军，冲作两段。博等专望沈军来援，偏偏沈军迟至，致博等孤军失继，相率战死。这一路援鸛的兵马，乃是冯翊太守张辅带来，他见博军无继，便来横击一阵，及刘沈驰至，前军已经覆没，只好收拾败卒，渐渐退去。适值张方西归，亟遣部将敦伟夜袭沈营，沈军惊溃，沈与麾下南走，被伟追及，射沈落马，活捉回来。当下押沈见鸛，鸛责他负德，沈朗声道：“知己恩轻，君臣义重，沈奉天子诏命，不敢苟免，明知强弱异形，乃投袂起兵，期在致死，虽遭菹醢，甘亦如荠。”鸛顿时怒起，鞭沈至百，方令腰斩，一道忠魂，上升天界去了。

颖与鸛既相连接，鸛上书称颖有大功，宜为储副。又言羊玄之怙宠为非，该女不宜为后，颖亦表称玄之已歿，未降明罚，宜废后以暴父罪。惠帝虽然愚钝，但对着如花似玉的羊皇后，

却也不忍相离,因将两王表文,出示廷臣,商决可否。朝右百官,个个是贪生怕死,哪里还敢冲撞二王?再加东海王越,是与二王表里为奸,当然赞同二议。惠帝没法,乃将羊后废为庶人,徙居金墉城。皇太子覃,仍黜为清河王,立颖皇太弟,都督中外诸军事,兼职丞相。乘舆服御,皆迁往邺中,进鵬为太宰大都督,领雍州牧,起前太傅刘寔为太尉,寔自称老疾,固辞不拜。看官阅过前文,如汝南王亮,如楚王玮,如赵王伦,如齐王冏,如长沙王璜,没一个不是争权夺利,丛怨亡身。偏颖鵬越三王,不思借鉴前车,也想挟权求逞,结果是凶终隙末,同室操戈,终落得蚌鹬相持,渔人得利,这岂不是司马家儿的大病么?

成都王颖,既得为皇太弟,越加骄恣,不知有君。嬖人孟玖等,倚势横行,大失众望。右卫将军陈颯,殿中中郎逮芑、成辅及长沙王故将上官巳等,怂恿东海王越,谋共讨颖。越乐得转风,借着众怒为名,好夺朝柄,便与陈颯勒兵入云龙门,称制召三公百僚,相率戒严,收捕颖将石超。超突出都门,奔往邺城。随即迎还庶人羊氏,仍立为后,就是清河王覃,亦复入东宫,再为太子。越奉惠帝北征,自为大都督,召前侍中嵇绍,扈蹕同行。侍中秦准语绍道:“今日随驾出征,安危难料,君可有佳马否?”绍正色道:“臣子扈卫乘舆,遑计生死,要什么佳马呢?”准叹息而退。绍从惠帝出抵安阳,沿途由大都督越檄召兵士,陆续趋集,得十万余人。邺中震恐。颖召群僚问计,议论不一,东安王繇,新遭母丧,留居邺中,独入帐宣言道:“天子亲征,臣下宜释甲縗素,出迎请罪。”颖闻言动怒道:“莫非自去寻死么?”折冲将军乔智明,亦劝颖奉迎乘舆,颖复怒说道:“卿名为晓事,投身事孤,今主上为群小所逼,勉强北来,卿奈何亦为此说,使孤束手就刑哩?”遂叱退繇、乔二人,

立遣石超率兵五万 ,前往迎战。

越驻军荡阴 ,探得邺中人心不固 ,以为无患 ,竟不加严备。哪知石超驱兵杀来 ,势甚汹涌 ,立将越营攻破。越仓皇逃命 ,不暇顾及惠帝 ,一溜烟的走往东海。惠帝猝不及避 ,被超军飞矢射来 ,颊中三箭 ,痛苦得了不得。百官侍御 ,有几个也遭射伤 ,纷纷窜去。独侍中嵇绍 ,朝服下马 ,登辇卫帝 ,超军一拥上前 ,将绍拖落 ,惠帝忙牵住绍裾 ,惶遽大喊道 :“这是忠臣嵇侍中 ,杀不得 !”但听超军回答道 :“奉太弟命 ,但不犯陛下一人。”两语才毕 ,已将绍一刀斫死 ,碧血狂喷 ,溅及帝衣 ,吓得惠帝浑身乱颤 ,兀坐不稳 ,一个倒栽葱 ,堕落车下 ,僵卧草中。随身所带的六玺 ,悉数抛脱 ,尽被超军拾去。还算超有些天良 ,见帝堕下 ,喝令部众不得侵犯 ,自己下马相救 ,叫醒惠帝 ,扶他上车 ,拥入本营 ,且问惠帝有无痛楚。惠帝道 :“痛楚尚可忍耐 ,只腹已久馁了。”超乃亲自进水 ,令左右奉上秋桃。惠帝吃了数枚 ,聊充饥渴。超向颖报捷 ,并言奉帝留营。颖乃遣卢志迎驾 ,同入邺城。颖率群僚迎谒道左 ,惠帝下车慰劳 ,涕泣交并。及入城以后 ,复下诏大赦 ,改永安元年为建武元年。皇帝豫章王炽 ,司徒王戎 ,仆射荀藩 ,相继至邺 ,见惠帝衣上有血 ,请令洗浣。惠帝黯难道 :“这是嵇侍中血 ,何必浣去。”戎等亦皆叹息。惟颖却请帝召越 ,颁诏东海 ,越怎肯赴邺 ? 却还诏使。前奋威将军孙惠 ,诣越上书 ,劝越邀结藩方 ,同奖王室。越遂令惠为记室参军 ,与参谋议。北军中侯苟晞 ,往投范阳王儁 ,儁令为兖州刺史。陈眕上官巳等 ,走还洛阳 ,奉太子清河王覃 ,保守都城 ,偏又来了一个魔贼张方 ,仗着一般蛮力 ,擅将都城占住。原来越出讨颖 ,鵠曾遣张方救邺 ,及越已败走 ,惠帝被颖劫去 ,鵠即令方折回中道 ,往踞洛阳。方

至洛阳城下 ,上官巳与别将苗愿 ,出拒方军 ,为方所败 ,便即遁去 ,方遂入洛都。太子覃至广阳门 ,迎方下拜 ,方下马扶住 ,偕覃入阙 ,派兵分戍城门。才越两日 ,复把羊皇后、太子覃废去 ,居然皇帝无二 ,自作威福 ,独断独行 ,这真叫作天下无道 ,政及陪臣呢。

先是安北将军王浚 ,都督幽州 ,颖鵬^皇三王 ,入讨赵王伦时 ,曾檄令起兵为助 ,浚不应命。颖常欲讨浚 ,迁延未果。嗣令右司马和演为幽州刺史 ,密使杀浚 ,演与乌桓单于审登连谋 ,邀浚同游蓟城南泉清 ,为刺浚计。会天雨骤下 ,兵器沾湿 ,苦不得行。审登胡人 ,最迷信鬼神 ,疑浚阴得天助 ,因将演谋告浚。浚即与审登连兵杀演 ,自领幽州营兵。颖既劫入惠帝 ,欲为和演报仇 ,乃传诏征浚入朝。浚料颖不怀好意 ,索性纠合外兵 ,驰檄讨颖。乌桓单于遣部酋大瓢滑弟羯朱 ,引兵助浚 ,还有浚婿段务勿尘 ,系是鲜卑支部头目 ,也率众相从。浚既得两部番兵 ,势焰已盛 ,复约同并州刺史东嬴公腾 ,联兵攻邺。腾系东海王越亲弟 ,正接越书 ,令他联络幽州 ,攻颖后路 ,凑巧浚使亦到 ,自然答书如约。于是幽并二州的将士及乌桓鲜卑的胡骑 ,合得十万人 ,直向邺城杀来。颖遣北中郎将王斌及石超等出兵往御。复因东安王繇 ,前有迎驾请罪的议论 ,恐他密应外兵 ,立即拿斩了事。繇兄子琅琊王睿 ,惧祸出奔 ,自邺还镇。颖先敕关津 ,严行检察 ,毋得轻放贵人。睿奔至河阳 ,适被津吏阻住 ,可巧有从吏宋典 ,自后继至 ,用鞭拂睿 ,佯作笑语道 :“舍长官 ,禁贵人 ,汝何故亦被拘住呢 ?”津吏与睿 ,不甚相识 ,蓦闻典言 ,疑是误拘 ,便向典问个明白。典又伪称睿是小吏 ,并非贵人 ,更兼睿微服出奔 ,容易混过 ,当由津吏放睿渡河。睿潜至洛阳 ,迎了太妃夏侯氏 ,匆匆归国去了。

颖因外兵压境,也无心追问,但与僚属日议军事。王戎等谓胡骑势盛,不如与和。颖却欲挟帝还洛,暂避敌锋。忽有一相貌堂堂、威风凛凛的大元戎,趋入会议厅中,与大众行过了军礼,就座语颖道:“今二镇跋扈,有众十余万,恐非宿卫将士及近郡兵马,所能抵制呢!愚意却有一计,可为殿下解忧。”颖见是冠军将军刘渊,便问他有何妙策?渊答道:“渊曾奉诏为五部都督,今愿为殿下还说五部,同赴国难。”颖半晌才答道:“五部果可调发么?就使发遣前来,亦未必能御鲜卑乌桓。我欲奉乘舆还洛阳,再传檄天下,以顺制逆,未知将军意见如何?”渊驳说道:“殿下为武皇帝亲子,有功皇室,恩威远著,四海以内,何人不愿为殿下效死?况匈奴五部,受抚已久,一经调发,无患不来,王浚竖子,东嬴疏属,怎能与殿下争衡?若殿下出一出邺城,向人示弱,恐洛阳亦不能到了。就使得到洛阳,威权亦被人夺去,未必再如今日。不如抚勉士众,静镇此城,待渊为殿下召入五部,驱除外寇,二部摧东嬴,三部梟王浚,二竖头颅,指日可致,有什么可虑呢?”颖听了渊言,不禁心喜,遂拜渊为北单于,参丞相军事,即令刻日就道。

渊辞颖出发,行至左国城,匈奴右贤王刘宣等,早欲推渊为大单于,至是与部众联名,奉书致渊,愿上大单于位号。渊先让后受,旬日间得众五万,定都离石,封子聪为鹿蠡王。遣部将刘宏率铁骑五千,往援邺城。是时王浚与东嬴公腾,已击败颖将王斌,长驱直进。颖将石超,收兵堵御,平棘一战,又为浚先锋祁弘所败,退还邺城,邺中大骇,百僚奔走,士卒离散。中书监卢志,劝颖速奉惠帝还洛阳,颖乃令志部署军士,翌日出发。军士尚有万五千人,均仓猝备装,忙乱一宵,越宿待命启行,守候半日,并无音响。大众当然动疑,及探悉情由,方知

颖母程太妃,不愿离邺,因此延宕不决。俄而警报迭至,哗传外兵将到,大众由疑生贰,霎时溃散。颖惊愕失措,只得带同帐下数十骑,与卢志同奉惠帝,南走洛阳。惠帝乘一犊车,仓皇出城,途中不及赍粮,且无财物,只有中黄门被囊中,藏着私蓄三千文。当由惠帝面谕,暂时告贷,向道旁购买饭食,供给从人。夜间留宿旅舍,有宫人持升余糖米饭及燥蒜盐豉,进供御前。惠帝连忙啖食,才得一饱。睡时无被,即将中黄门被囊展开,席地而卧。越日又复登程,市上购得粗米饭,盛以瓦盆,惠帝啖得两盂,有老叟献上蒸鸡,由惠帝顺手取尝,比那御厨珍馐,鲜美十倍。自愧无物可酬,乃谕令免赋一年,作为酬赏。老叟拜谢而去。行至温县,过武帝陵,下车拜谒,右足已失去一履,幸有从吏脱履奉上,方得纳履趋谒。拜了数拜,不由得悲感交集,潸然泪下。及渡过了河,始由张方子熊,带着骑士三千,前来奉迎。熊乘的青盖车,让与惠帝,自己易马相从。至芒山下,张方自领万余骑迎帝,见了御驾,欲行拜跪礼仪。惠帝下车搀扶,方不复谦逊,便即上马,引帝还都。散众陆续踵至,百官粗备,乃升殿受朝,颁赏从臣,并下赦书。旋闻邺城探报,已被王浚各军,掳掠一空。乌桓部长羯朱,追颖不及,已与王浚等一同北归。惟鲜卑部掠得妇女,约八千人,因浚不许带归,均推入易水中,向河伯处当差去了。小子有诗叹道:

无端军阀起纷争,祸国殃民罪不轻。
更恨狼心招外寇,八千妇女断残生。

邺中已经残破,刘渊所遣部将王宏,驰援不及,也即引归,报达刘渊。究竟刘渊能否践约,且至下回再详。

刘沈发兵讨鵟,虽为窋所遣,然所奉之诏敕,固明明皇言也。况鵟固有可讨之罪乎?窋为张方所杀,死状甚惨,纲目不称其死义,而独予沈以死节,诚以窋受鵟使,甘为乱首,当其杀齐王冏时,侥幸得志,代握大权,彼方欣欣然感鵟之惠,不知助己者鵟,杀己者亦鵟,方为鵟将,方杀窋,犹鵟杀窋也。我杀人,人亦杀我,互相杀而国愈乱,窋死不得为枉,唯如刘沈之见危授命,不屑乞怜,乃真所谓气节士耳。本回以刘沈尽节为标目,良有以也。惠帝昏愚,听人播弄,忽西忽东,狼狈万状,愚夫不可与治家,遑言治国?读《晋书》者,所由不能无憾于武帝欤。

刘渊拥众称汉王 第十七回 张方恃强劫惠帝

摇摇却说刘渊得王宏归报，慨然悟道：“颖不用我言，弃邺南奔，真是奴才，但我尝受他知遇，保荐为冠军将军，寓邺以来，他总算待我不薄，我既与约相援，不可不救。”说毕，即命右于陆王刘景，左独鹿王刘延年，率步骑兵二万，将讨鲜卑。刘宣等入阻道：“晋人不道，待我如奴隶，我正恨无力报复，今彼骨肉相残，自相鱼肉，乃是天厌晋德，授我重兴的机会。鲜卑乌桓，与我同类，可倚以为援，奈何反发兵攻击？况大单于威德方隆，名震远迩，诚使怀柔外部，控制中原，就是呼韩邪基业，也好从此恢复了。”渊笑答道：“卿言亦颇有见识，但尚是器小，未足喻大。试想禹出西戎，文王生东夷，帝王有何常种？今我众已至十余万，人人矫健，若鼓行而南，与晋争锋，一可当十，势若摧枯，上为汉高，下亦不失为魏武，呼韩邪亦何足道哩？”刘宣等皆叩首道：“大单于英武过人，明见万里，原非庸众所能企及，请即乘势称尊，慰我众望。”渊徐徐答道：“众志果已从同，我亦何必援颖，且迁居左国城，再作计较。”宣等遵令起身，各整行装，随渊徙至左国城。远近依次归附，又达数万人，正拟拥众称尊，雄长北方，不料西方巴蜀，已有人先他称王，遂令野心勃勃的刘元海，急不暇待，便树起大汉的旗帜来了。

小子按时叙事，不得不先将蜀事表明，再述刘渊开国情形。自李雄得取成都，遂奉叔父李流，一同居住。蜀民相率避乱，或南入宁州，或东下荆州，城邑皆空，野无烟火。惟涪陵人范长生，挈千余家依青城山，依险自固。流无从掠食，部众饥

困。平西参军徐翬,求为汶山太守,特向益州刺史罗尚献谋,谓“流已乏食,正好进讨,且可邀范长生为犄角,并力合攻”云云。偏尚不肯依议,惹动翬怒,反出城附流,并为流往说长生,运粮济困,流军复振。既而流病将死,嘱部将等协力事雄,部将共愿遵嘱,俟流死后,即推雄为益州牧。雄使将校朴泰,通书罗尚,伪言愿为内应。尚遽令降氏隗伯攻郫城,陷伏被擒。雄赦免隗伯,使李骧带领降卒,夜至成都,诈称已得郫城,还兵报捷。守卒不知有诈,开门纳入。骧即杀死守吏,据住外城。惟内城还是关着,未曾失手。罗尚急登陴抵御,堵住外兵,骧留兵攻扑,自往截尚粮道,适值犍为太守袭恢,运粮前来,被骧麾兵掩击,将恢杀死,尽把粮车夺去。尚困守孤城,无粮可食,再经骧还军攻击,更由雄添兵相助,眼见得朝不保暮,危如累卵,三十六策,走为上策,乃留牙将张罗居守,自率左右开门夜遁。张罗以尚为镇将,还且弃城逃生,自己位居偏裨,何苦为国殉难,便即插起降旗,纳入骧军。骧迎雄入成都,兵不血刃,坐得了西蜀雄藩。梁州刺史许雄,坐视不救,由晋廷召还治罪。罗尚逃至江阳,遣使表闻,适晋廷大乱,无暇加谴,但令他权统巴东巴郡涪陵诸郡,收取军赋。尚又遣别驾李兴,赴荆州乞粮,镇南将军刘弘,拨给粮米三万斛,尚乃得自存,但苦力衰残,不能再复成都。

李雄占据成都数月,因范长生素有德望,见重蜀民,乃欲迎立为君,自愿臣事长生。长生不肯应命,雄乃自即成都王位,大赦境内,号为建兴元年。除晋弊制,约法七章,令叔父骧为太傅,兄始为太保,折冲将军李离为太尉,建威将军李云为司徒,翊军将军李璜为司空,材官李国为太宰,尊母罗氏为王太后,追号父特为景王,又遣使往迎范长生。长生自青城山登

舆布衣应征,及抵成都,甫入城闾,即见雄下马相迎,握手引进,延他上坐,称为范贤,详询政治。长生约略对答,甚愜雄心。雄即亲递板册,拜为丞相。长生也乐得受命,坐享安荣,嗣复劝雄称帝,便是这位范贤人了。看官!试想李雄是个流民子弟,还能据地称雄,何况五部大都督刘渊,才兼文武,识迈华夷,怎尚肯蜷伏一隅,不思自主呢?当下由刘宣等奉书劝进,请他筑坛即位,立国纪元。渊笑语道:“昔汉有天下,历世久长,恩结人心,所以昭烈帝仅据益州,尚能与吴魏抗衡,相持至数十年。我本汉甥,约为兄弟,兄亡弟继,有何不可?我就称为汉王便了。”乃命就南郊筑坛,也是告天祭地,仿行汉制。登坛这一日,五部胡人,统来谒贺。刘渊令竖起大汉旗帜,居然祖述汉朝,下令谕众道:

昔我太祖高皇帝,以神武应期,廓开大业,太宗孝文皇帝,重以明德,升平汉道,世宗孝武皇帝,拓土攘夷,威倾中外,中宗孝宣皇帝,搜扬俊义,多士盈朝,是我祖宗道迈三王,功高五帝,故卜年倍于夏商,卜世过于姬氏。而元成多僻,哀平短祚,贼臣王莽,滔天篡逆。我世祖光武皇帝,诞资圣武,恢复鸿基,祀汉配天,不失旧物。显宗孝明皇帝,肃宗孝章皇帝,累叶重辉,炎光再阐。自和安以后,皇嗣渐颓,天步艰难,国统濒绝。黄巾海沸于九州,群阉毒流于四海,董卓因之,肆其猖獗,曹操父子,凶逆相寻,故孝愍委弃万国,昭烈播越岷蜀,冀否终有泰,旋轸旧京,何图天未悔祸,后帝窘辱?自社稷沦丧,宗庙之不血食,四十年于兹矣。今天诱其衷,悔祸星汉,使司马

氏父子兄弟 ,迭相残灭 ,黎庶涂炭 ,靡所控告。孤令猥为群公所推 ,绍修三祖之业 ,顾兹□暗 ,战惶靡厝。但以大耻未雪 ,社稷无主 ,衔胆栖冰 ,勉从群议 ,特此令知。

此令下后 ,即改易正朔 ,称为元熙元年。国仍号汉 ,立汉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神主 ,筑庙祭祀 ,追尊安乐公刘禅为孝怀皇帝。一切开国制度 ,皆依两汉故例。立妻呼延氏为王后 ,长子和为世子 ,鹿蠡王聪守职如故。族子曜生有白眉 ,目炯炯有赤光 ,两手过膝 ,身長九尺三寸 ,少时失怙 ,由渊抚养 ,成人后既长骑射 ,尤工文字 ,渊尝称为千里驹 ,因亦授为建武将军。命刘宣为丞相 ,召上党人崔游为御史大夫 ,后部人陈元达为黄门侍郎。崔游为上党耆硕 ,渊曾从受业 ,至是固辞不受。陈元达亦尝躬耕读书 ,渊为左贤王时 ,曾招为僚属 ,元达不答 ,此次驿书往征 ,却欣然就道 ,愿为渊臣。他如刘宠刘景刘延年等 ,皆渊族人 ,并授要职 ,不消细说。渊僭号旬日 ,即率众往攻东嬴公腾。腾遣将军聂玄率兵出拒 ,行次大陵 ,与渊军相值。两下交锋 ,勇怯悬殊 ,才及数合 ,玄军大败 ,狼狈遁归。腾闻败大惧 ,亟领并州二万余户 ,避往山东 ,渊乃四处寇掠 ,入居蒲子。复遣曜进寇太原。曜兵锋甚锐 ,连陷兹氏屯留长子诸县。别将乔晞 ,往攻介休。介休县令贾浑 ,登城死守 ,约历旬日 ,内无粮草 ,外无救兵 ,斗大孤城 ,怎能支持得住 ,便被乔晞陷入。浑尚率兵巷战 ,力竭被擒 ,晞勒令投降 ,浑正色道 :“我为大晋守令 ,不能保全城池 ,已失臣道 ,若再苟且求活 ,屈事贼虏 ,还有什么面目 ,得见人民 ?要杀便杀 ,断不降汝 !”晞听着贼虏两字 ,当然发怒 ,即喝令推出斩首。裨将群崧进谏道 :“将军何

不舍浑,也好劝人尽忠。”晞怒答道:“他为晋尽节,与我大汉何涉?”遂不从崧言,促使牵出。忽有一青年妇人,号哭来前,与浑诀别。晞闻声喝问道:“何人敢来恸哭?快与我拿来!”左右奉令,便出帐拘住妇人,牵至晞前,且报明妇人来历,乃是贾浑妻宗氏。晞见她散发垂青,泪眦变赤,顰眉似锁,娇喘如丝,不由得怜惜起来,便易怒为喜道:“汝何必多哭,我正少一佳人呢。”语犹未了,外面已将浑首呈入,宗氏瞧着,越觉狂号。晞尚狞笑道:“休得如此,好好至帐后休息,我当替你压惊。”宗氏听了,反停住了哭,戟指骂晞道:“胡狗!天下有害死人夫,还想污辱人妇么?我首可断,我身不可辱,快快杀我,不必妄想!”晞尚不忍加害,再经宗氏詈骂不休,激动野性,竟自拔佩刀,起身下手。宗氏引颈就戮,渺渺贞魂,随夫俱逝,年才二十余岁。当有消息传报刘渊,渊不禁大怒道:“乔晞敢杀忠臣,并害义妇,假使天道有知,他还望有遗种么?”遂命厚葬贾浑夫妇,且将乔晞追还镌秩四等。已而东嬴公腾,又遣部将司马瑜周良石鲜等,分统部曲,往攻离石,与渊将刘钦交锋,四战皆败,一并逃归。渊更得横行北方,无人敢撻。晋廷又内乱未休,还顾着什么边防?就是一座洛阳城中,也弄得乱七八糟,迄无宁日。张方迎帝入都,专制朝政,统惮方凶威,莫敢发言。惟豫州都督范阳王儻,徐州都督东平王裒,从外上表道:

自愍怀被害,皇储不建,委重前相,辄失臣节,是以前年太宰与永维社稷之贰,不可久虚,特共启成都王颖,以为国副。受重之后,弗克负荷,小人勿用而以为心腹,骨肉宜敦而猜嫌荐至,险鸱宜远而谗说殄行,此皆臣等不聪不明,失所宗赖,遂令陛下谬于降